

“想用俄语和草婴说一声再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第八、第九届人大代表，中国翻译协会原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原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原副主席、上海翻译家协会首任会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学翻译家草婴（盛俊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昨天下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

草婴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0月24日18时02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

草婴同志病重期间及逝世后，中央领导同志、其他有关方面领导同志以各种方式表示关心、慰问和深切哀悼。韩正、杨雄、殷一璀、吴志明、应勇等领导，以及国家有关部委、全国及本市文化界著名人士等敬送花圈。

昨天下午3时，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与社会各界人士向草婴同志遗体三鞠躬，作最后送别。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草婴同志的亲属、生前友好及文艺界人士、众多读者也前往送别。

记者侧记

昨天，人们来到龙华殡仪馆一号大厅送别草婴。这可能是这位以“草之子”为已名的著名翻译家所经历的以自己为主角的最盛大的场面了。

“草是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尽管我是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很坚强，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我很喜欢‘草婴’这个名字。”草婴说。草婴当然是坚韧的。在20年中，他克服病痛，以一己之力，完成了12卷本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可是，虽然已经著作等身，名垂文学翻译史，他却仍然保持了小草那样的低调而谦和。这是昨天送别草婴的人们一个普遍的印象。

章海陵是草婴的学生。他很年轻的时候便与草婴有书信往来，后来考到了上海师大读研究生，便与居于同城的草婴有了更密切的往来。彼时草婴虽已尊为大师，但对这位年轻人依然照顾有加。“我对草婴老师的最大印象，是他怀有伟大目标，做

人很低调，像一颗小草，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章海陵说。

“我为什么特别要选中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呢？因为我感到，从他们的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人道主义的思想、人性的光辉是最强烈的。我感受到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特别需要培养和唤醒人性的光辉。”草婴说。这一点，让著名翻译家吴国璋最为感同身受。他说，“我觉得他对翻译事业是相当的热爱，是进行一些很有思想的翻译，不是什么都拉过来就翻译。而是为了文化事业的建设进行翻译，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

对于草婴来说，文学翻译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方式，更是改造国民、传播高尚的一种手段。正是如此，他是站在一个高点在进行自己的事业，他不仅以笔育人，也以那些高尚的品德为自己的参照，这也使得他身上也如他笔下的人物那样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受到读者由

衷爱戴。

读者卞先生赶了很长的路来为草婴送行。“我想用俄语对草婴老师说一句再见。”他动情地回忆说，他大学时代就读过草婴翻译的《复活》，那作品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此后他知道，在翻译这些文字之前，草婴每部原著都要读上10来遍，完全吃透了再译，这让他更为肃然起敬。“草婴老师真的非常了不起！”

“我这辈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学翻译。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草婴说，“我像犹太人吝啬他们的金钱一样，吝啬自己的时间。”“我做了一辈子翻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成功的经验。我平生只追求一点，那就是：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草婴说。现在，这个用尽了自己的时间，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的译者走了，但是他的光芒会让后代受益，让他们不断感到人性的暖意。那是一棵小草的力量。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走下神坛的崔健：准备随时被“踢走”

■娱是乎

“谍偶剧”到底何样？

□王璐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了‘谍偶’这个词。”在东方卫视近日举办的招商会上陆毅这样说道，“谍偶剧”将成为明年很大的一个趋势。不管是李易峰、周冬雨的《麻雀》，刘诗诗、王千源的《黎明决战》，还是陆毅和赵丽颖《胭脂》等等，在明年的电视剧市场上，这些由高人气偶像主演的谍战剧将占据一壁江山。

那么，到底如何定义“谍偶剧”？或许可以从今年热播的《伪装者》得到些许启示。这部颜值爆表、偶像林立的谍战剧无疑给低迷许久的谍战剧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强情节、快节奏、个个霸道总裁般的角色是该剧揽获一众拥趸的原因。但《伪装者》犯的错误同样需要汲取。

谍战剧本因以智商和逻辑立身。但细究一下，《伪装者》实则漏洞百出，里面推动情节发展的任务大多靠偶然性推动，前前后后所设的“局”短平快，很少存在被精巧破解的过程。

再者，谍战难度系数更是难以比肩《潜伏》、《黎明之前》这些经典谍战剧。经典谍战剧的任务设置、侦查和反侦查环节设计得相对高级而严密，大部分经得起推敲。而到了《伪装者》里面，“樱花列车说炸就炸了，汉奸高官说毙就毙了，机密情报说偷就偷了”。此外，跟以往谍战剧相比，情感戏在《伪装者》上有着较大的比重，情情爱爱的东西占有大幅篇幅。不难想见，在即将出炉的这一批谍偶剧中，既然汇集了如此多俊男靓女，情感戏的成分自然都不会少。

市场的真实面目值得我们反思，谍战剧这样操作，当然也无可厚非，毕竟年轻的观众都爱看“CP”，谍战剧加入一些偶像剧的元素无疑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年轻观众。但千万别让谍战剧成了彻头彻尾的偶像剧，谍战因素反倒成了其中的点缀。有业内人士曾经这样形容过《伪装者》，看的时候就好像吃薯片一样特别舒服，特别带劲，但看完之后，却感觉毫无东西可以回味。遥想《潜伏》热播之时，“给《潜伏》找漏”成为某些剧迷热衷的烧脑游戏，对于谍战剧而言，这不才是真正的成功吗？

比‘小鲜肉’的艺术价值更高，因为‘腊肉’们的表演机会越来越少了，社会要珍惜，但‘小鲜肉’还有很多机会。”

在崔健看来，音乐品质是最重要的，时下那些东西他们都看得到也听得到，只是衡量的标准只有音乐。

有话直说一向是崔健的风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直言随时做好准备被节目组“踢走”。崔健透露在制作过程中，他和节目组一直在交流，有过矛盾，也有妥协，“说实话我有点担心节目最后变成一场选秀。”他表示自己可以妥协，但妥协是有底线的，“我们要坚持梦想，也要坚持情怀，尊重智慧，尊重大家的节奏，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有的时候慢一点的可能就是妥协的，然而快一点的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重要的是不要失去平衡。”刘欢表示深有体会，“大家对音乐有不同的理解，从电视和音乐人的角度会有不一样，我们一直在磨合和碰撞，但我们会坚持音乐是最核心的。”

值得一提的是，从杭盖乐队、赵牧阳再到崔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摇滚人出现在电视节目中，也看到非主流的音乐形式正通过电视节目成为新的热潮，好声音对于民谣的推动即是一明证。或许，本就没有什么主流和非主流的舞台之分，真正的好声音，好声音才是我们真正稀缺的。如果崔健等“推荐人”真能为这档节目的音乐性保驾护航，对于观众来说，何尝不是美事一桩。



越来越多的“神人”作为《中国之星》的“推荐人”走下神坛，进入荧屏。

青年报记者 王璐

本报讯 近些年电视节目大发展，让一位又一位的神级人物走下神坛，女神林青霞刚刚结束她的偶像之行，摇滚之父崔健拿下了接力棒。在即将播出的《中国之星》中，献出电视处女秀的他将和刘欢、林忆莲联合担任“巨星推荐人”，寻找强中之强的巨星。

在三位巨星推荐人中，崔健无疑让人最为好奇。“中国摇滚乐之父”终于也走下神坛走上电视了？接受记者采访时，崔健表示，自己一直在关注各种国内外的电视音乐节目，在他看来，相比音乐，中西方在电视制作上的差距要小得多。“我觉得中西方

电视节目已经差的不太多了，但真正的音乐基础、音乐教育、音乐欣赏水平还是差很多。”他以中西方的调音师为例，“都说中国的调音师比美国贵，因为他们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为中国乐手和歌手修音。从（音乐）技术上来说，还是有差距的。”他希望通过自己多年的音乐经验给予歌手和节目最大的支持和帮助，让更多人提升自己对于流行音乐的认识。

当下主流音乐市场口水歌泛滥，“小鲜肉”盛行，年轻人似乎更偏好这样的音乐形式，对于这种情况，崔健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大家把‘小鲜肉’看成市场主流消费群体，我是‘老腊肉’了，但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老腊肉’

王唯铭：“行走”在苏州河上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作家王唯铭再一次乘船在苏州河上游弋。这一次，船上多出了20多个人，他们全是这条河流历史的经历者，也因为这段经历，他们对这条河流充满了不可遏制的好奇和情意。在福寿园主办的这个名为“人文行走”的活动中，主讲者王唯铭将他对于苏州河的思考继续向前推进。

王唯铭是一个行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不懈地用脚步揣度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隐秘信

息。他的揣度和思考的结果已凝结成了许多部著作，关于苏州河历史的《苏州河，黎明来敲门》已于8月出版。

但是，王唯铭决不甘于做一个独行者，他乐于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观察和思索与人分享，在他看来，这座城市是值得被思索的，而被激发起来的人们思索的热情，将注入到城市成长的生命之中，使城市发展得更满足人心。

在这次从普陀区丹巴路码头至黄浦区外白渡桥码头的一个多小时的苏州河行程之中，王唯铭引领着听者重温了这条河流的历史。这里面

有开创者的惊心动魄，有商界的尔虞我诈，有新文明的灵光初显，也有对城市改造败笔的无奈。这都是《苏州河，黎明来敲门》中有所涉猎的，但是可以说，这行旅是著作新的延伸。

每次行走的结束都是新行旅的开始。走下游船，望着外白渡桥的方向，王唯铭说他要去那里走走。他知道，那里有一些将成为下一部作品内容的隐秘信息在等着他。那将是继《与郎达克同时代》、《苏州河，黎明来敲门》之后，“往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书名可能是《他们的上海前夜》。